

洛林传奇 ④

THE FALL OF FIVE

五号的陨落

〔美〕庇塔库斯·洛尔 著

郑扬眉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洛林传奇 ④
THE FALL OF FIVE



五号的陨落

(美) 庇塔库斯·洛尔 著

郑扬眉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：图字 01-2016-6936

First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e title:

THE FALL OF FIVE

Copyright © 2013 by Pittacus Lore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William Morris Endeavor
Entertainment, LLC.
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.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五号的陨落/(美)庇塔库斯·洛尔著;郑扬眉译.

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6

(洛林传奇)

ISBN 978-7-02-011955-4

I. ①五… II. ①庇… ②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97347 号

责任编辑 朱卫净 潘丽萍

封面设计 汪佳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字 数 215 千字
开 本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9 插页 2
版 次 201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978-7-02-011955-4
定 价 36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第一章

今晚逃亡幻象的主角是六号。一群莫加多尔人拦在她与我的牢房之间。其实现实中这种情形是不存在的，莫加多尔人一般不会派人看守我。不过这只是个梦，所以管它呢。莫加多尔士兵拔出他们的匕首，嚎叫着向前猛扑过来。六号甩了甩头发，突然就没了踪影。透过牢房的栅栏，我看着她穿梭于莫加多尔人中，忽现忽隐，夺下他们的武器对付他们。她在滚滚烟尘中不断游走，莫加多尔人很快就都被消灭了。

“太厉害了。”她冲到我的牢房门口时，我对她说。她淡然一笑。

“可以走了吗？”她问。

就在那时，我醒了，或者说从白日梦中清醒过来。有时真的难分是醒是梦，当你与世隔绝了好几个星期，每时每刻都是一样的昏昏然。我以为至少过了好几个星期，因为牢房没有窗户，很难判断时间。这些越狱的场面都不是真实的，是我的想象，这一点是我唯一有把握的事。有时就像今晚这样，六号跑来救我；有时是约翰，其他时

候则是我发挥自己的超能力，一边痛击莫加多尔人，一边飞出牢房。

一切都是幻象，只是为了消磨时光，为了平复我焦躁的情绪。

散发着汗臭味的床垫弹簧断裂，戳着我的脊背。这就是真实的。我脊背痛，腿抽筋。这些也都是真实的。

我伸长了手去拿身旁地板上的那桶水。水和一块奶酪三明治都是一个卫兵带给我的，一天一次。这当然不能跟客房服务比，不过据我所知，这个监狱里只有我一个囚徒。除了一排排用钢铁舷梯连接的空牢房，这里就只有我了。

卫兵总是把水桶放在我牢里的不锈钢马桶旁，而我则把桶拖到床边。这动作算是我勉强能得到的锻炼。每次我都是三下五除二就把三明治吃掉。不饿的滋味，我都不记得了。

再制奶酪^①加变质面包，没有座圈的马桶，完全的与世隔绝。这，就是我的生活。

刚到这儿的时候，我总是努力记下看守到来的次数，以便弄清我被关押的天数。但我觉得他们有时是把我忘了，或是故意不理睬我。我最害怕的是他们把我扔在这里自生自灭，我怕我会脱水而死，而且死到临头还毫不自知。在自由之中抗击莫加多尔人，即使牺牲我也愿意。

更好的是，自由且不死。

我喝了一大口满是锈味的温水。水难喝得很，但我得让嘴巴湿润起来。我把手伸过头顶，关节嘎嘎作响，像是在抗议，一阵疼痛袭向我的手腕。这一下拉伸扯动了手腕上依然新鲜的疤痕，我的思绪又开

① 添加乳化剂、稳定剂的奶酪，营养价值不及天然奶酪。

始游离起来，不过这次不是幻想，而是回忆。

我每天都会回想起西弗吉尼亚的那一战。此刻我又重温起它来。

我记得手握九号借给我的红色水晶、在隧道里飞奔的情形。红水晶来自外星的光芒在十几个囚室的门上闪过。我盼着能在这些囚室里找到我的爸爸，但每一次都让我失望。

接着莫加多尔人来了，他们将我与约翰和九号分隔开来。我记得脱离其他人的那种恐惧。他们也许能用超能力击退那么多的莫加多尔人和派肯兽。可倒霉的是，我手上仅有偷来的莫加多尔人的激光枪。

我倾尽全力，开始朝着每一个企图近身而来的莫加多尔人开枪，努力杀开一条血路，想回到约翰和九号身边。

虽然激战正酣，我还是能听到约翰在喊我的名字。他离得不远，要是我们中间没有隔着一群外星怪兽就好了。

一头怪兽的尾巴打中了我的双腿。我脚下一软，九号的水晶脱手飞出，我也倒在地上。因为是脸先着地，我的眉毛上方裂开了一道口子。血立刻流进了我的眼里。我双眼模糊地爬着，寻找可以隐蔽的地方。

自从我来到西弗吉尼亚之后就“好运”连连，所以这次正好爬到一个莫加多尔士兵的脚下也就不足为怪了。他拿起激光枪对着我，本可以将我一枪毙命，但在扣下扳机之前，他又重新考虑了一下，他没有一枪将我撂倒，而是用枪托猛击了我的太阳穴。

我的眼前顿时一片漆黑。

醒来时，我发现自己被粗粗的链条吊在天花板上。我依然在洞穴里，但不知怎的，我能看得出他们把我带到更深、更安全的地方。意识到这个洞穴完好无损，而自己又身陷囹圄，我不由得胃里一沉。这

么一来，约翰和九号又怎么样了？他们逃出去了吗？

虽然四肢依然乏力，我还是试着去扯动铁链，可它纹丝不动。我陷入绝望与恐惧之中，差点要大叫起来，这时，一个身形高大的莫加多尔人大步流星地走进房间。我还从未见过个头这么大的人，他的脖子上有块丑陋的紫色疤痕，一只大手紧握着一把形状怪异的金色手杖。他面目可憎，就像个噩梦，但我却无法移开视线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那双空洞洞的黑眼睛攫住了我的目光。

“你好，萨缪尔^①，”他阔步向我走来问，“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

我摇摇头，嘴里突然一阵发干。

“我是希特雷库斯·雷，莫加多尔帝国的最高指挥官，大扩张计划的决策人，也是备受爱戴的首领。”他咧开嘴露出牙齿，我才意识到那算是一个微笑。

星球灭绝计划的指挥官、即将爆发的地球入侵行动的策划者刚刚喊出了我的名字。我寻思着约翰在这种情况下会怎么做。大敌当前他从不退缩，可我却开始瑟瑟发抖，铐住手腕的铁链也叮当作响。

看得出希特雷库斯觉察到了我的惊恐。“这是件轻而易举的事，萨缪尔。你是站错了队，不过我一向宽厚仁慈，把你知道的告诉我，我就会放了你。”

“决不。”我结结巴巴地说。想到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，我颤抖得更厉害了。

此时，我听到头顶传来一阵嘶嘶声，抬头只见一些黏稠的黑色液体顺着链条往下淌。这是具有腐蚀性的化学品，就像燃烧着的塑料。

① 萨缪尔即萨姆的全称。

这些黏液朝我淌下来的时候，在铁链上蚀出斑斑锈迹。很快这些溶液裹住了我的手腕，我忍不住尖叫起来。那是一种钻心的痛楚，而溶液的黏稠加剧了这种疼痛，我的手腕像是被涂上了滚烫的树脂一般。

我疼得快要昏死过去，正在此时，希特雷库斯用他的手杖抵住我的脖子，又用它托起我的下巴。一阵冰冷的麻木感传遍我的全身，手腕的剧痛立刻减轻了。这种缓和感是那么反常，从希特雷库斯手杖上传来彻骨的冰寒，让我感到四肢的血液都流干了似的。

“只要你回答我的问题，”希特雷库斯厉声说，“这一切都会结束。”

他一开始的问题是有关约翰和九号的——他们会去哪里，下一步会怎么做。得知他们逃了出去，我松了一口气；对他们的藏身之处一无所知，让我更觉轻松。六号的会合指南在我这里，那就意味着约翰和九号得拟定一个新计划。即使遭到严刑拷打，我也不可能说出这个计划的。那张纸现在不见了踪影，我昏过去的时候，莫加多尔人肯定搜了我的身，地址一定是被他们拿走了。希望六号去那儿的时候能小心些。

“不管他们去了哪里，他们肯定会很快回来教训你的。”我对希特雷库斯说。那一刻我是那么英勇无畏。莫加多尔首领哼了一声，立刻移开他的手杖，手腕的疼痛感又回来了，莫加多尔人的那些溶液似乎正在啃噬我的骨头。

希特雷库斯又一次拿手杖抵着我，减轻了我的疼痛。我喘着粗气，叫出声来，起初的那一丁点儿斗志顿时消失殆尽。

“西班牙呢？”他问道，“你都知道些什么？”

“六号……”我喃喃地说，马上就后悔了。我必须紧闭嘴巴。

问题没完没了。问完了西班牙，接着又是印度。他还问到洛林宝石的下落，这些宝石我还是头一回听说。最后他问起十号的事，希特雷库斯对此事似乎尤为关注。我记得亨利在给约翰的信里提到过有个十号，还说起最后的这名加尔德没能离开洛林星球。我跟希特雷库斯说起这事，暗暗希望说出这消息不会伤害到其他加尔德，但他却怒不可遏。

“你在撒谎，萨缪尔。我知道她就在这里。告诉我，她在什么地方。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我反反复复就只说着这句话，声音颤抖得更厉害了。我一回答，确切说是一回答不出，希特雷库斯就移开手杖，让我再一次感受那种灼痛。

最后，希特雷库斯放弃了，他瞪着我，满脸厌烦。此刻我都已经神志不清了。那些黏液好像有自主意识似的，慢慢爬回链条顶端，消失在幽暗之中。

“你真是毫无用处，萨缪尔，”他轻蔑地说，“看来那些洛林人只是拿你当牺牲品，他们急着逃跑的时候，就撇下你来牵制我们。”

希特雷库斯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房间。我在那里吊了好一阵子，时而昏迷，时而清醒。之后他的士兵进来放下了我。他们把我丢进一间黑漆漆的牢房，我很肯定他们是要我在那里等死。

过了些日子，莫加多尔人把我拖出牢房，将我交给两个男人。这两人剃着平头穿着黑西装，大衣底下还别着手枪。他们是地球人，看起来像是 FBI 或者 CIA^① 什么的。我不知道怎么会有地球人愿意与莫

① 分别指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。

加多尔人合作。这些特工是要出卖地球人啊，一想到这一点，我就血脉贲张。不过这些特工还是比莫加多尔人客气多了，其中一个用手铐铐住我烫伤的手腕时，还嘟囔着表示了歉意。之后他们给我戴上头罩，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们。

我被绑在一辆货车的后车厢，连续坐了两天的车。再后来又被丢进了另一间牢房，这个牢房是我的新家，是某个大基地中的一整座楼房，里头只有我一个囚徒。

我一想到希特雷库斯·雷就毛骨悚然，每次看到手腕上残留的水泡和伤疤时，我更忍不住有这种感觉。我努力想忘掉那次恐怖的会面，我对自己说，他的话都不是真的。我知道约翰没有利用我掩护他逃走，我也知道我并不是百无一用。我可以帮助约翰和其他加尔德，就像我父亲失踪前所做的那样。我知道我会发挥某种作用，虽然我也不清楚到底会是什么。

我从这里出去之后，如果还能出去的话，我一定要证明希特雷库斯错了，那会是我全新的生活目标。

我沮丧至极，捶打了一下面前的床垫，天花板上掉下一层灰，地板上传来微弱的轰鸣声，似乎我这一下击打激起了一阵冲击波，传遍整个牢房。

我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，满心敬畏。也许那些发挥超能力的白日梦并非那么遥不可及。我努力回想在天堂镇约翰家后院的情景，回想起那时亨利教他如何专注于自己的能力。我用力半眯着眼睛，紧握拳头。

虽然感觉有点傻，还有点不好意思，但我又猛击了一下床垫，想看看会有什么结果。

什么也没发生，只觉胳膊酸痛，因为那部分的肌肉很多天没有动过了。我没有超能力。地球人是不可能有什么超能力的，我知道。但我只是走投无路，也许还有点疯癫。

“行了，萨姆，”我哑着嗓子对自己说，“振作点。”

我再一次躺下，独自无尽地胡思乱想，此时又有一阵震荡传过地面，比第一次强烈许多，我感觉连骨头都在颤抖。从天花板上掉下来更多石灰，弄得我满脸都是，嘴巴里也沾到了一些，有些粉笔味，苦苦的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听到沉闷而密集的枪声。

这根本不是梦。我远远听到基地深处传来战斗的声音。地板又颤动了，接着又是一阵炸裂声。我在这儿的这些日子里，他们从未进行过任何训练或操练。除了给我送食物来的卫兵的脚步声，我在这儿什么声音也没听到过。现在这突如其来的动静又是怎么回事？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？

这些天来，还是该说这些星期以来，我头一回允许自己萌生希望。是加尔德，一定是的！他们来救我了！

“一定是了，萨姆。”我自言自语，强迫自己动起来。

我站起身，摇摇晃晃地走向牢门，双腿软绵绵的。自从他们把我关进这里，我就没怎么用过腿，走到牢房门口这么点距离都足以让我头昏脑胀。我将额头抵在冰冷的金属栏杆上，等着这阵眩晕过去。我能感觉到下面的搏斗声从栅栏外传过来，声响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激烈。

“约翰！”我声嘶力竭地喊着，“六号！来人啊！我在这里！我在这里！”

我隐约觉得这么大喊大叫很傻气，加尔德们在这么激烈的战斗中

还能听见我的喊声就怪了。我还有些想放弃，想蜷缩在我的牢房里，等待着宿命降临。我心里多少明白，若是真的来救我，那些加尔德们可就真够蠢了。

其实希特雷库斯的话，我多少是有些相信的。但我不能向绝望屈服，我一定要证明他错了。

我得弄出些声响来。

“约翰！”我再次尖叫，“我在这儿，约翰！”

尽管感觉很虚弱，我还是用力捶击那些钢栅栏，回声传遍整座大楼，但在隔墙传来的枪声中，加尔德们不可能听见我的叫声。虽然在愈演愈烈的激战声中我听得不太真切，但我觉得我是听见了从连接牢房的钢铁舷梯上传来有力的脚步声。糟糕的是，牢房几英尺以外的地方我就看不清了。如果这里还有其他人，那我确实已经引起了他的注意，但愿这人不是一个莫加多尔士兵。

我一把抄起水桶，把余下的水倒掉。我的计划就是——那是我能想到的最佳计划了——拿着水桶猛敲牢房的栅栏。

我转过身，赫然发现有个人站在门外。

第二章

他高挑瘦削，也许比我大几岁，乱蓬蓬的黑发遮住脸颊。他好像刚刚打过一架，尘土汗渍弄脏了他苍白的脸庞。我睁大双眼瞪着他，这么久以来我都没有见到过另一个人。他看到我，似乎也是一样的诧异。

他好像有点古怪，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。

过分苍白的皮肤，两个黑眼圈，他们是其中的一个。

我退到牢房更深处，把空水桶藏在身后。他若是进来的话，我要拼尽仅剩的力气给他来一下。

“你是谁？”我问道，尽量稳住自己的声音。

“我们是来帮忙的。”他回答道。他听上去有些局促不安，似乎不知该说什么好。

我还没来得及问他“我们”是指谁，有个人就把他推开了。那个人脸上皱纹很深，被乱蓬蓬、脏兮兮的胡子遮住了。我惊讶得张大了嘴巴，又后退了一大步，再次震惊不已，不过这次是出于不同的原因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之前会指望他长得还是我家房间墙上的那些照

片里的样子，但此刻依然正是我之前一直想象的那样。尽管过去了这么多年，尽管这个人脸上沟壑纵横，我仍然认得他，特别是他冲着我微笑的时候。

“爸爸？”

“我来了，萨姆，我回来了。”

我的脸一阵发痛，过了一会儿我才知道为什么，那是因为我微笑着，确切地说是咧着嘴。几周以来这是我第一次用到这个部位的肌肉。

我们隔着栅栏互相拥抱，金属栏杆硌着我的肋骨，怪不舒服的，但我毫不在意。他来了，他真的来了。我之前幻想着加尔德会来救我。可从未想过救我逃出生天的那个人竟会是我爸爸。我想可能是之前我一直以为会是我去救他吧。

“我——一直在找您。”我告诉他。我举起前臂擦拭着眼睛，那个奇怪的莫加多尔人还在附近转悠，我不想让他看见我哭了。

爸爸透过栅栏捏了捏我。“你都长这么大了。”他说道，声音里夹杂着丝丝伤感。

“两位，有人来了。”那个莫加多尔人打断了我们。

我可以听见他们来了。士兵们从下面拥入监狱，沿着金属舷梯朝我们跑过来，靴子踏着舷梯，砰砰作响。我的爸爸终于来了，就站在我面前，他就要带我离开这里了。

那个莫加多尔人将我爸爸从牢房门口拉开，他转身对着我，声音里透着命令的意味。

“站到牢房中央，把头蒙起来。”

我本能地不愿听命于他。他们是他们的人。可一个莫加多尔人为

何会带我爸爸来这里呢？他为何要帮助我们？没有时间细想了，眼前还有其他莫加多尔人在逼近，他们肯定不是来帮忙的。

我照他的吩咐做了。

这个莫加多尔人将双手伸过我牢房的栅栏，对准我身后的那堵墙集中意念。不知怎的，我想起了以前在后院测试约翰的超能力的日子，也许是因为我之前刚好想起它们。这个莫加多尔人集中意念的方式有些奇怪，他发抖的双手与坚定的目光是那么不和谐，他看上去像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

我感觉有什么掠过我脚下的地板，像是一波能量。接着，我身后的墙一阵劈啪作响，突然塌下来。掉落了一块天花板，将我的马桶砸得粉碎。地板在我脚下移动起来，我被抛在地上。整个监狱就像发生了一次小型地震，所有的东西都东倒西歪。我的胃里翻江倒海，不完全是因为地板在颤动，还因为恐惧。那个莫加多尔人刚刚设法借助意念弄塌了一堵墙，好像是使用了超能力似的。

但那是不可能的，对吧？

在我的牢房外头，爸爸和那个莫加多尔人已经被震得连连后退，撞上了舷梯的扶手。我牢房的门也被震歪了，金属板扭曲变形，露出足够的空隙让他们挤进来。

那个莫加多尔人将我爸爸推到牢房门口，一边还指着 I 身后墙上的缺口。

“走啊！”他喊道，“快跑！”

我犹豫了片刻，看着爸爸。他已经从栅栏里钻过来了，我放下心来，他会跟在我后面的。

塌墙扬起的粉尘进入我的肺里，让我不由得咳嗽起来。透过墙上

的缺口，我可以看到基地内部，各种管子和通风管道，一团团的电线，一块块的隔热板。

我用腿钩住一根粗一点的管子，开始往下爬。发软的双腿一阵阵刺痛，有一会儿我都担心没法钩紧管子而突然打滑。但接着我突然又充满了力量，把管子紧紧钩住。逃生的机会近在咫尺，我必须振作起来。

我看到头顶的豁口边上有爸爸的身影，他在犹豫。

“你在干吗，亚当？”爸爸冲着那个莫加多尔人喊。

我听见那个叫亚当的莫加多尔人断然回答：“跟着你儿子走吧。快！”

爸爸开始跟在我身后向下爬，但我停了下来。我想到被留在这么个地方会是什么情形。不管这个亚当是不是莫加多尔人，他刚刚把我救出牢笼，使我们父子团聚。不该让他独自面对这些士兵。

我抬头对爸爸说：“我们就这么撇下他吗？”

“亚当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”爸爸回答，但他的声音有些犹疑，“继续走，萨姆！”

又一波震荡发生了，差点把我从管子上震下来。我抬头看看爸爸的情况，另一波震荡将他后裤兜里的枪震了出来。我紧紧抱住管子，没法接住枪，它直接坠入了下面的黑暗之中。

“真见鬼。”他嘟哝着。

那些莫加多尔人一定是逼近了亚当，他正奋力回击。震荡波过后不久就传来金属碎裂的声音，一定是舷梯散架了。我想象得到那个场景，它从牢房外侧断裂开来，整个牢房都跟着一起坍塌。几块松动的砖块从上面掉下来，我和爸爸都捂住脑袋，直到安全了为止。

至少亚当在反击。但趁他还没把头顶上那块地方整个弄塌，我们得赶紧走。

我不停往下爬。墙之间的空隙非常小，螺丝钉和松动的电线钩扯着我的衣服，这地方对于患有幽闭恐惧症的人来说简直是个噩梦。

“萨姆，上来。帮我弄一下这个。”

爸爸在一个之前我未曾注意到的通风口前停了下来。我往回爬的时候打滑了一下，但他伸手稳住了我。我们一起用手指钩住金属隔栅，拼命拉扯它，把它扯松了。

“我们可以从这里出去。”

我们刚刚匍匐着爬过通风管道，一声巨响就让我们都晃动起来。金属管咯吱作响，渐渐开裂，我们都停了下来，以为管道会整个崩塌，但它还是撑住了。

我们能够听到基地围墙那边传来尖叫声和警报声。我之前听到的战斗更激烈了。

“听起来外头爆发了战争。”爸爸边往前爬边说。

“加尔德是您带来的吗？”我满怀希望地问他。

“没有，萨姆，只有亚当和我。”

“那可真巧，爸爸。你跟加尔德正好同时出现？”

“咱这一家也该走运了吧，”爸爸回答，“我们该庆幸有人来牵制火力，然后赶紧逃出去。”

“外头是他们在战斗，我知道。只有他们才胆敢袭击莫加多尔人的基地。”我暂时忘却了烦恼，想到爸爸刚刚打进了莫加多尔人的基地，我的脸上不禁露出欣喜的微笑。“爸爸，”我说道，“真高兴看见您，还有这一切，但您还有好多事情要解释呢。”